

## 第一章 母亲的爱

我从小就很少对母亲说实话，她对我也一样。我是什么时候学会她那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的语言？四岁、五岁，还是更小的时候？她否认很多东西——所有她不愿告诉我的事情、她的母亲不愿告诉她的事情、社会要求她和我都保持沉默的事情。谎言扭曲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有时我想，如果时间倒流，也许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的脑子里有时会出现这样一个场面：母亲以她特有的和蔼、热情、略带羞涩和谦卑的口气把我叫到她的卧室里。她最多不超过 25 岁。我大概有六岁，戴着一副金属边框的眼镜。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她的父亲总是说她的手“又大又难看”应该把它们藏起来）看着我的眼睛说：“南希，你知道我不善于做妈妈。你是个可爱的孩子，这不是你的错。学做母亲对我来说很不容易。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和别人的母亲有什么不同，这决不是因为我不爱你。许多事情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当然，我会教你一些事情，但是其他的東西——比如性生活方面的事情——我还不能和你谈，因为我自己也不能确定它们在我生活中的位置。我们会设法找到更合适的女人来和你谈这些事。你不能指望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在有些方面，我觉得自己更像个孩子，而不是母亲。你也许觉得做妈的应该有那种

大地母亲般的宁静和圣洁，但是我的感觉却不是这样。对于应该怎样把你带大，我心里没有底。不过你很聪明，我也不笨。你的姨妈很爱你，你的老师也赏识你。有了她们的帮助和我的努力，你会得到全面的爱和关怀。不过，单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

可惜，这样的谈话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在我的记忆里，我从小就不想过母亲的那种生活。有时我觉得她自己也不喜欢。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年时代的记忆渐渐淡薄，她在我的眼里从一个刻板的母亲慢慢变成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女人。也许她本来就不该做母亲。可惜她年纪轻轻就成了妈妈。尽管我们之间有过那么多的恩恩怨怨，今天，每当看到她，我总是忍不住想，要是她能够有机会过另外一种生活，比如像我这样的生活，那该多好！可是在她那个时代，女人们并不觉得她们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开始觉得，母亲不是个十全十美的人：她并没有全心全意地爱我。也许就是在六岁左右的时候。我开始断定，她不是我想做的那种女人。我希望离开她。这使我感到内疚，也使我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她居然如此轻易地让我离开。不过我敢肯定，她知道这一切，只是传统的为母之道妨碍她承认，除了我和姐姐，她对生活还有其他的需求。在她的母亲看来，孩子是母亲的一切，女人有了孩子才是真正的女人。然而我和姐姐并没有给她带来这种满足。在母亲的一生中，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性和男人对她来说比做母亲更重要。

比起我来，她是个更加孝顺的女儿。她竭力按照外婆教给她的一套来看待现实。她背叛自己，背叛自己的真实感情。她扼杀了处在萌芽状态的冒险精神和对新生活的渴望，正是这种渴望驱使她违背家庭的意志和我的父亲私奔。为了做个好母亲，她放弃了自己的冒险精神。在她的时代，母亲的权威得到整个文化的认可和支持。在那个时代里，“坏母亲”是不存在的，世

界上只有坏女人：她们都是些性欲极强的女人，对她们来说，男人绝对重要，至少和孩子同样重要。她们天生就缺乏“做母亲的本能”。

我们从小就被告知，母亲的爱不同于其他的爱。母亲的爱是绝对的、毫无保留的，它不像一般的感情那样包含了不纯的成分。然而这只是一脱离实际的幻想。

母亲也许爱自己的孩子，但有时也会讨厌他们。她也许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自己的孩子，但同时又埋怨孩子耗费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妨碍她享受性生活和追求自我发展。

我们发现，母亲的话并不总是可靠。她要我们成为她自己也做不到的理想的女人和母亲，要我们相信她自己也无法相信的为妇之道和为母之道。就这样，她把自己对性的焦虑传给了我们，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能力在做母亲之前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女人。我们试图自立，我们尝试性冒险，但是在潜意识的深处却始终保留着我们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焦虑和不安。于是我们只好求助于母亲的一贯教导：只有做了母亲之后，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现在要求我的母亲回过头来重新回答过去曾经竭力回避的那些问题已经为时过晚，她对此不会感兴趣。其实，是我自己想改变已经陷入困境的某些生活方式。

我和母亲之间的爱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就不会有自己的立足点，打造独立的自我会成为一句空话。

在历时几年的调查采访中，有许多女人反反复复地对我说，“不，我想不出母亲对我有什么重要的影响。我和她是完全不同的女人……”说这话的人通常带着得胜者的口气，好像打赢了一场了不起的硬仗。可是当我采访一位女士的女儿时，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回答。女孩苦笑着说，“我不知道对妈妈说过多少遍

了，她总是抱怨外婆对她怎样怎样，可是她对待我的方式和外婆一模一样！”她的丈夫则说，“我们结婚的时间越长，她就越像她妈。”

说实话，如果我们继续谈下去，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同母亲的生活有许多相似之处。让我们先列出那些不同的地方：母亲住在房子里，做女儿的则可能住在公寓里。母亲一辈子从未外出工作过，做女儿的则一直在工作。这些“事实”常被我们拿来证明：我们创立了自己的生活，我们和母亲不一样。可是，我们只看到表面的变化，却忽视了更加基本的事实：我们继承了母亲的焦虑、恐惧和愤怒；我们成年后和其他人之间的感情成了幼年时期母女关系的翻版。

不论我们是否愿意像母亲那样生活，她的形象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特别是我们的性生活，在这里，母亲的影响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大。如果在性生活上不能独立自主，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自信。我们也许会一时冲动，做出一些胆大包天的事情，但是只要遭到一点点拒绝、失恋、指责或羞辱，我们就会退缩到熟悉的安全线后面，把性说成邪恶的东西。性成了母女双方共同的难题。我们有时被男人的才华和魅力所吸引，暂时和他们联合起来反抗母亲的清规戒律。可是我们不久就觉得男人是靠不住的。我们没有独立的自我，只能在母亲和男人那里寻找可以依赖的对象。婚姻并不能结束我们对母亲的依赖，反而加深了这种依赖性。小时候，我们曾希望做个“好女孩”；结婚后，我们都像母亲那样成了“好太太”。于是，母女双方再也没有必要为了性而争吵。性再次被打入冷宫，成为母女双方避免谈论的话题。

母亲和女儿都把性这个女性身份最重要的标志掩盖起来，不让对方看到自己的真面目。

如果我们不把母亲的爱和她对性的恐惧分离开来，我们就

会永远把爱和性视为对立的東西，并且把这种观念传给我们的女儿。“母亲是对的。”我们说。与此同时，愤怒、困惑和长年累月在性生活上的自我克制驱使我们更加严厉地阻止我们的女儿对自己的身体行使自主权。

“不论我对你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妈妈总是爱你的。”这就是母亲要说的话。“没有人会像我这样爱你。在这个世界上，妈妈永远是最爱你的人。”许多母亲向孩子许诺这种无限的爱，这是因为她们感到孤独，她们渴望女儿永远和她们在一起。所有的母亲都作过这样的暗示，因为她们相信，如果做母亲的不能为孩子提供无限的爱，那她就是个“坏母亲”。事实上，尽管母女双方都需要这种理想化的十全十美的爱，现实生活中的母亲并没有这样的能力。

心理治疗专家利厄·谢弗说：“如果母亲和自己的丈夫有真正密切的性关系，但是她却试图使女儿相信性生活必须受到为母之道的制约，那么女儿对母亲的信任就会受到损害。在心理分析中，我不断地发现这样的谎言。父母对孩子说：‘不，不，不能这样！’可是小女孩却感觉到母亲的言行不一，她意识到母亲向她隐瞒了自己生活和性格的某些方面。与此同时，母亲却总想知道女儿生活中的一切。她刺探女儿的内心世界，她告诉女儿母女之间不该有任何秘密。可是女孩知道，母亲隐瞒了重要的秘密。虽然母亲把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说成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亲密关系，女儿却觉得受到了操纵。”

“女孩面临的困难处境是，母亲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谎。做母亲的常常想：‘我怎么能对孩子说这种事？’当然，你可以保留某些信息，但这并不等于说你有权向女儿说谎。有些女人竭力把生孩子说成是性生活的唯一目的。她们并不认为自己在说谎，她们相信这是为了维护女儿的‘道德’。其实她们在女孩心里播下不信任的种子和孤立无援的感觉。对女儿来说，性是人

生的一大难题，如果母亲不愿向她说真话，那么她还能相信什么人呢？要知道，对自己和别人的信任是生活和婚姻的基础，也是性高潮的基础。”

对母亲来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她是否是个伪善或喜欢撒谎的人。她言行不一，因为她的内心深处确实矛盾重重。大多数人都对这种分裂的人格习以为常，他们相互之间宁可对此视而不见。可是女儿却办不到。我们太依恋自己的母亲了，我们总是把她说过的一切都当真，拒绝接受她生活中任何分裂和不协调的东西。鉴于母女关系的复杂性将成为本书讨论的重点，让我们首先搞清楚三个基本概念：

1. 态度。这是指我们给别人的印象。在态度上我们变化最快。态度的变化常常反映出公共舆论、书本、同龄人的看法等因素对我们的影响。例如，在外界的影响下，有的母亲觉得对性的无知会妨碍女儿的成长，于是她就为女儿买了一本最新出版的性教育图书。

如果小女孩真的照书里所说的去做，母亲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就牵涉到下一个概念：

2. 行为。当母亲看到女儿按照书里照片所显示的那样去摸自己的性器官时，她皱起眉头，一把推开女孩的手。

近几年来，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行为和态度总是协调一致。金西研究院的著名研究员沃德尔·波默罗伊博士告诉我，行为的改变通常比态度的改变要晚至少一代人的时间。行为上的保守性受到深层心理因素的很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概念：

3. 深层（通常是潜意识的）感觉。这些深藏着的原始驱动力通常和父母有关。它们是早期经历的滞留物，构成了我们格中最难改变的部分。我们可以否认或“忘记”它们，但是无法阻止它们通过非理性或扭曲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一个母亲可

以告诉她的女儿性是美好的东西（态度）。当女儿和男友一起外出度周末的时候，母亲竭力装作不知道（行为），可是，如果女儿星期一才回家，她就会看到一个怒气冲冲、惊魂未定的母亲。这样，虽然没有明白地说出生气的原因，母亲却暴露了自己内心深处感受。

在性和为母之道这两个问题上，母亲在感情和言论上常常自相矛盾。这就使她在女儿眼里成了一个难解的谜。例如，性欲有可能和母亲的角色发生冲突，但是承认这点就会颠覆社会对女人本性的传统看法。因此母亲就否认这种冲突，避免谈论这一事实。而女儿看到的，则是一个表里不一的母亲。女儿知道母亲的真实情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瞒过女儿的眼睛。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试图按照母亲所说的去做，我们的生活就会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我们可以关起门来把上衣解开又重新扣上——这只不过是闹着玩而已。可是，如果每当性极乐的大门向我们敞开时，潜意识里的恐惧和分裂就出来拖住我们的后腿，使我们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那就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了。

否认现实的习惯使我们无法真正认识我们的母亲。否认成了我们最原始的护身法。母亲总是把自己扮成十全十美的“好妈妈”；而孩子则很小就开始抵制任何不利于母亲形象的信息。我们常把母亲分为“好母亲”和“坏母亲”。坏母亲凶狠冷酷，讨厌孩子。但她只是转瞬即逝的影子，她不可能是真实的。只有好母亲才是真的。即使眼前的母亲使我们感到难受和愤怒，我们也毫不怀疑她会重新变成好母亲。对此，我们可以一年又一年地等待下去。即使在成年之后，每当我们准备回家过圣诞节或庆祝家人生日的时候，我们仍旧希望，这一回“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仍旧不愿放弃对“好母亲”的无私母爱的憧憬。

小时候，我们常把父母想象成完美无缺的人。如果生活中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那一定是我们自己的错。这是因为我们

完全依赖他们，我们不愿也不敢把自己依赖的对象看成可恨的人。即使心里有气，我们也不愿恨母亲，而是恨自己。母亲永远是智慧和善良的典范。

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那些受虐待的孩子。如果我们把一个饱受母亲虐待的孩子交给一个慈爱的养母，这个孩子仍会一次又一次地跑回去找她的亲生母亲。这就是说，孩子对好母亲的幻想和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压倒了她对殴打和辱骂的恐惧。

如果孩子相信母亲对她的爱，即使母亲在有些地方使她失望，她也会接受这个母亲。这里最重要的是孩子相信她看到的母亲是“真正的”母亲。应该尽早让孩子知道，母亲虽然爱她，但她并不是母亲唯一的爱。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母亲和孩子就会靠谎言和回避现实来维持相互之间的感情。女儿长大后，就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她和男人以及其他女人的关系。为了维持这种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关系，母女双方都要付出极高的代价。

要了解孩子是如何维持她对母爱的幻想，我们只需观察一下小女孩怎样和娃娃玩。在《玩耍和现实》这本书里，英国儿童心理分析家 D. W. 温尼考特指出，玩耍是孩子用来满足内心愿望的一种方式。小女孩希望自己的母亲也能像她们对待娃娃那样爱她们。她们用游戏的方式把幻想变成具有实质内容的场面。

那么，一个由冷酷的母亲带大的孩子从哪里获得这种对无私母爱的幻想呢？也从母亲那里得来的。母亲总把自己说成是爱的典范。她从来不允许任何人对此有任何怀疑。如果此时此刻她粗暴冷淡、表现恶劣，那都是其他人造成的：丈夫待她不好，订购的食品没有及时送上门，家里的钱用完了，孩子不听话，等等。最后，孩子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不管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都可能是她的责任。

原始人在出发打猎之前把动物画在山洞的石壁上。他们相

信，这样做能使他们猎到更多的动物。小女孩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现实。她们在玩耍的时候对娃娃扮演可亲可爱的妈妈，希望这样一来，现实生活中那个不怎么完美的母亲就会变成理想的、言行一致的母亲。

小女孩用玩耍来维护自己的幻想。“瞧，我对娃娃多好！你为什么不能这样爱我呢？”就拿我来说，玩娃娃的日子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但是要我放弃对无私母爱的幻想却仍旧是件难事。

不错，母女之间确实存在着真正的爱。在我和母亲之间也存在着真正的爱。但这种爱并不等同于母亲以及整个社会一直试图使我相信的那种爱。他们所说的那种爱是不存在的，它给我带来的是愤怒和负罪感。我愤怒，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感觉到这样的爱；我感到有罪，因为我觉得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不是一个好女儿，不然的话，妈妈就会像她所许诺的那样爱我。其实，愤怒并不可怕。愤怒并不妨碍我们爱自己的母亲。愤怒促使我和母亲分离，只有在分离的情况下，我才能发现自己对母亲真正的爱。愤怒打破了那堵横在我和她之间的玻璃墙。

我曾听到有些做女儿的说她们不爱自己的母亲，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做母亲的说她不爱自己的女儿。心理分析家们告诉我，做母亲的宁可说自己是疯子也不愿承认自己不爱女儿。即使是那些承认自己不爱母亲的女孩们，她们在做了母亲之后，也把自己和女儿之间的感情说成是百分之百的爱。

问题的根子出在“爱”这个词上。如果不用这个词，我们的文学和日常生活语言也许会变得更好些。这个词的含义太模糊、太神秘。在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中，我们无法用它来确切地表达自己的感情。然而，正是这种模糊和神秘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到处乱用这个词。难怪许多人都说不清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母亲试图禁止我们和某个朋友来往时 她说：“我爱你，

这都是为了你好。”当她要我们穿套鞋时 她就说：“如果不是因为爱你，我就不会为你操这份心了。”当她要送我们去夏令营时，她就说，“我爱你，那还用说！但是夏令营的新鲜空气对你有好处。”这些解释表面上都十分合情合理。于是我们对自己说，不管母亲做什么，她唯一的动机就是爱。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事情并非这样简单。以上例举的第一句话就可能出于占有欲，第二句话可能出于焦虑感，第三句话可能是为了把孩子从身边支开。不过，在认知的层面上，我们是不会承认这些动机的。我们只在内心深处有所感觉。

如果我们只是根据表面的意思来理解母亲的话，那我们就会被误导。“爱有它具体的表现形式，”心理分析家理查德·罗伯蒂勒说，“作为成年人，我们应该分析一下我们从母亲那里到底得到了什么。母亲不可能满足我们所有的感情需求，我们需要到其他地方去寻找那些我们无法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东西。”

在生命的最初阶段，我们从母亲那里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打那以后，我们就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和其他人的亲密关系。我们不是扮演孩子的角色，就是扮演母亲的角色；不是把别人当作我们的母亲，就是把别人当作我们的孩子。利厄·谢弗说，“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和我们目前的真实身份常常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无法解决他们之间的争吵和摩擦？这是因为问题的根子不在眼前的矛盾，而是过去那些没有愈合的创伤。

我们像一次又一次地重放一张老唱片那样和各种各样的人建立亲密关系。理查德·罗伯蒂勒说：“我们从母亲那里接受了一种关于爱的极其模糊和混乱的概念。长大后，我们就把这种概念投射到情人、丈夫和自己的女儿身上。”

母亲也许有很强的占有欲，把孩子视为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她们同时也给孩子大量的爱抚和搂抱，满足孩子对身体

亲密接触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全盘接受母亲给我们带来的一切，把“爱”看成相互依赖和身体亲密接触的混合。但是在男女之间寻求这样的“爱”就会给双方之间的关系带来隐患。我们的丈夫也许欢迎身体的亲密接触，但未必具有母亲那样的占有欲，未必愿意和我们融为一体。于是，我们就怀疑丈夫对我们三心二意，不像他所承诺的那样全心全意地爱我们。

有些母亲一面口口声声对女儿表白自己的爱，一面却不愿和女儿在一起，不是把她交给奶奶，就是把她交给保姆，或者干脆把她送到寄宿学校去。于是，在女儿的心里，爱和拒绝结成了难解难分的一对。

有时，我们被母亲的自相矛盾所激怒，于是我们就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妈妈从来就没有爱过我！”我们断言。

罗伯蒂勒说，“我们需要对母亲的所作所为进行具体分析，哪些是出于爱，哪些是出于其他的原因。当你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母亲有没有照顾你、满足你的基本需要？她有没有使你切实感到她对你的喜爱和赞赏？她有没有抱你、吻你、和你亲热、使你感到温暖？她关心你吗？真心诚意地接受你吗？这些都是母爱的一部分。”

没有一个母亲能够在所有的地方都做得很好。也许你的母亲善于表扬和赏识你的优点，使你看到自身的价值，但是在她对你的爱里，也许有过多的依赖性。在这种情况下，你长大后也许在自尊心方面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对亲密关系却会提出过高的要求。你总是不满足，总是对别人感到失望。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位年轻女士的话。她刚满 27 岁 是个有前途的职业女性。

“我母亲总是对我说，‘你要有远大理想 敢于特立独行！’她真是少有的母亲，你甚至可以和她谈性生活上的事。不过，从六七岁的时候起我就觉得自己是她的保护人。我知道我比她

强。她常常向我诉说我那霸道的父亲如何欺负她。我常常站出来帮她对付父亲，好像她是我的孩子。母亲在感情上支持我，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走出了自己的路。不过我不相信男人。他们不知道女人需要什么。他们要你爱他们，却不懂得给你感情上的支持。我需要一个和我一样自信的男人，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如果男人不能为我提供巨大的感情或金钱上的支持，要他们有什么用？我现在不和任何男人上床，因为至今我还没有找到那种能够或愿意为我提供这种支持的男子汉。和男人一对一的关系对我来说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事情我自己都可以办到。”这位女子觉得母亲在她小的时候没有能为她提供足够的保护和关怀，因此她希望从男人那里得到补偿。她需要男人来弥补这个缺憾，她需要男人像照顾孩子那样照顾她，与此同时，她却拒绝满足男人对性的需求。

我听到许多成年女人抱怨，小时候放学回家时，母亲没有在家等她。她们忘记了，也许正是因为有一个外出工作的母亲，她们才能从小就受到一个职业女性形象的影响。母亲的关爱不可能面面俱到。如果做女儿的看不到这一点，愤怒就会妨碍她充分认识和发扬母亲的长处。为了满足幼年时期对爱的渴望，她们会轻易结婚，轻易放弃自己的职业，一心一意试图把自己的丈夫变成一个无微不至地关怀她们的母亲。当然，这种努力多半以失败告终。

母亲也许觉得有必要让孩子看到一个理想的母亲，一个爱的化身。而我們也需要在心里保留一个美好的母亲形象。我们应该抛弃对母亲的抱怨和愤怒，看到并记住她美好的一面。这会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令人愉快。

自发和真诚的爱应该容忍错误、疑虑和失败，经得起考验和挫折。理想化的爱只能使我们感到厌倦，因为直觉告诉我们，这样的爱是不真实的，而我们又没有勇气正视这一事实。

我们常说：“我只对母亲说她喜欢听的话。”言下之意 我们说谎是出于对母亲的爱，因为做女儿的不愿让母亲的感情受到伤害。其实，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保护母亲，而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我们仍旧像小时候那样担心失去母亲的爱，即使是短暂的争吵也会使我们感到害怕。说真话确实是一种考验，我们得强迫自己把事实赤裸裸地摆出来。

“我和母亲的关系好极了，”一位 38 岁的女士说：“可是为什么只要和她在一起呆上几个小时，我就会坐立不安？更糟的是，我的女儿也开始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这就是说，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继续维持对完美的母女关系的幻想。隔开一段距离就容易多了。

母女之间的相互隐瞒妨碍我们了解自己，也妨碍我们打造独立的自我。只要看看有多少女人成年后仍旧害怕独自生活！对她们来说，离开母亲或失去母爱的保护是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比这更痛苦，那就是和女儿的分

离。

“有时我是那样强烈地需要自己的母亲，”一位年轻母亲说，她有一个五岁的女儿。“记得八岁时 我对她说，‘我永远不会像你爱我那样爱自己的孩子。’现在我知道 当时我指的不是爱 而是一种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感情。爱这个词掩盖了多少有害的东西！在我的眼里，母亲是多么无私啊，她为我们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我一想到她会死就感到害怕。我不希望她为我活，这会给我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我也不敢寻求自己的空间，这会使我感到有罪。17 岁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家。可是当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女儿之后，我就变得和母亲一模一样了。我是个职业女性，我以为我给女儿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上班时不断地往家里打电话。我因自己不能留在家里照顾孩子而感到内疚。为了弥补这一切，我回到家里就

围着女儿转。我像母亲一样试图百分之百地占有自己的女儿，并把我所做的一切都称之为‘爱’。”

我们总是说，做母亲是女人的本性。母亲本能地爱自己的孩子，本能地为孩子提供最好的东西。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爱孩子，那她就不配做女人。对女人来说，这是一副可怕的精神枷锁。

我在这里用“做母亲的本能”这个词来指大多数女人都经历过的某种感情。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可能和生物学、人种学或社会学的解释不一样。不同的学科对这个词有不同的解释。许多科学家会告诉你，做母亲的本能其实是不存在的。人类学家莱昂内尔·泰格建议我避免用这个词。他说，不论如何严格地限定这个词的意义，我都会遭到别人的质疑。证明做母亲的本能是否存在并不是本书的目的，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个希望深入地探讨自己生活的女人都会思考这个词的涵义。当然，这不是考证，而是想象性的思考。

不论你是否将这种现象视为“本能”，你都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女人都希望有孩子。“母亲的本能”在她们心里形成了一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概念。在她们看来，做个好母亲对女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事，女人天生就知道怎样做母亲，就像母狼天生就知道怎样照顾小狼一样。

母狼确实关心小狼，保护小狼。它教它们猎食，显示出照顾后代的本能。但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忘记了一个重要事实：一旦小狼有了保护自己的能力，母狼就毫不犹豫地让它们离开自己单独生活。除了照顾后代，母狼还有其他的本能。在发情的季节里，母狼甚至和自己的儿子交配。

母爱并不是一生孩子就自发产生的感情。儿科医生悉尼·Q·科兰说：“我对母亲们说的第一件事就是生孩子并不能保证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更重要的是，母亲在日常生活

中必须给孩子充分的关怀和照顾。这不是一件轻易就能够做到的事。你不可能每时每刻、每日每夜都爱自己的孩子。在婴儿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带孩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常常会感到很辛苦，有时甚至非常厌烦。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相互磨合和相互亲近之后，母亲和婴儿之间才会产生亲密的感情。有的女人读了太多的诗，以为母爱会随着孩子的诞生自动地来到她心里。如果她在第一次看到婴儿时没有像图画书里所描绘的那样兴奋和激动，她就怀疑自己一定出了什么问题。难道她生来就不配做母亲？她该如何解释那哪怕是一闪而过的烦恼或厌倦？社会不允许她把感情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因此，如果你问那些刚刚做了妈妈的年轻女子，她们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满意，她们就会下意识地撒谎，把一部分真实情感掩盖起来。她们告诉你的常常是她们竭力想使自己相信的东西。”

精神病医生米奥·弗雷德兰是个三岁女孩的母亲。她说，“在我见过的母亲中，有的在见到初生的孩子时高兴得如痴如狂，有的却显得非常沮丧。这说明她们无法摆脱幻想的影响。不少母亲陷入极端的内疚和抑郁，因为她们最初并不喜欢自己的婴儿，孩子对她们来说就像个陌生人。不错，人们在格伯宝宝食品广告里大力推崇母子亲情之类的美国幻想。与此同时，我却听到母亲们说，在孩子出生之后，她们起码要花上两三个月的时间才能真正开始‘照顾’自己的孩子。婴儿给她们最初印象常使她们感到震惊。母亲对孩子的爱并不是自发的。”

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母爱就是做母亲的本能，并且不切实际地将它理想化。这就在现实和观念之间形成了一条危险的鸿沟。母亲可以“感觉”到自己对孩子怀有各种相互矛盾的感情，但是她的理智却拒绝接受这一现实。

这种言语、行为和感觉的不协调会使母亲们感到困惑。理查德·罗伯蒂勒指出，“她们觉得自己心里有些见不得人的东

西 她们担心自己不正常 担心自己是个‘坏母亲’。生孩子不一定给你带来做母亲的能力，不一定保证你喜爱自己的孩子。女士们应该把她们自己从这种神话里解放出来，这类神话只能使她们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处于不利地位。男人‘坚信’女人来就要做母亲，但是女人的感觉却并非如此。于是她变得束手无策，一心希望别人来告诉她应该怎么办。大男子主义者则可以利用这种母亲本能的神话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如果女性希望在感情上、在潜意识的层面上获得更多的自由，我们就应该摒弃陈旧的观念。我们应该看到，对婴儿或小生命的喜爱并不是女人的专利，不论在女人还是男人中间，我们都能找到一些特别喜欢带孩子的人。这和性别没有任何关系，也不一定都是出自本能。即使我们在最初听到婴儿哭叫时并没有像条件反射那样立即把他抱起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我们也会懂得怎样去做。利厄·谢弗说：“许多人 包括男人 喜欢照顾弱小的孩子。我的临床实践使我相信，通常所说的‘母亲的本能’就是一种对小生命的喜爱 这样的人喜欢‘照顾’小孩或小生物。可是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这种爱好。这种爱好并不是天生的，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它也不是女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谢弗本人就是个十多岁女孩的母亲 但是她指出：“在人类的早期，母爱也许是人的一种本能，但是文明使我们渐渐丧失了这种本能。我不相信一些女人天生就比另一些女人有更多的‘母性’。除了身体构造上的不同，男人照顾和抚养孩子的能力也可能不亚于女人。”

人类在婴儿时期的需要远远超出了刚出生的小狼，带孩子所需要的复杂技术也远非动物的本能所能保证。人类的童年时代比任何其他动物都要长得多。如果说，母亲的本能确实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单靠本能是无法胜任这项工作的。我们既需要感情和动力，也需要技术和窍门。研究

人员发现，年幼时没有享受到足够母爱的母亲们常常不懂得如何带孩子，她们对学习带孩子的技能也没有多大兴趣。“虐待儿童常会成为家族内的遗传症，莱昂内尔·泰格说，“小时候受虐待的人长大后很可能虐待自己的孩子。”

“我的母亲不懂得如何爱别人，”有位四十来岁的女律师说，“我做了母亲之后也不知道怎样去爱自己的女儿。我从小就没有体验过这种爱，这从书本里是学不到的。如果你在一个缺乏爱的家庭里长大，你的感情和行为就不可能不受影响。也许我不该做母亲……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应该做母亲，因为我愿意，而且我能够为孩子提供她所需要的一切。可是我的女儿却避开我、拒绝接受我的爱。也许我做得不妥。我应该学习怎样向孩子表达我的爱。小时候，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获得别人的爱，所以成年之后也不知道怎样去爱孩子……”

儿童心理学家阿伦·埃斯曼说：“要做个好母亲，你必须亲身感受过母亲的关爱。”

在 20 世纪到来之前，“青少年”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同样，把母亲、婴儿和童年加以理想化也是现代社会的发明。有些最新的出版物谈到，只有在普遍地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社会才能把足够的时间、感情和金钱用于抚养孩子。阿德里安娜·里奇写道，“在西欧，从中世纪开始一直到 18 世纪，‘最常见的犯罪’就是母亲杀害婴儿。”爱德华·肖特说，“……传统社会里的母亲不是恶魔……如果她们缺乏明确的母爱意识，那是因为她们所处的社会和生存环境迫使她们为了生存而牺牲婴儿的利益。她们要下地干活，要纺纱织布……只有在现代社会里，母亲才能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妇女渴望做母亲？”埃斯曼说，“这肯定不是出于‘做母亲的本能’。有些人希望孩子能够填补她们内心的空白，满足她们对爱的渴望。有些人是为了用孩子来拖住丈